

朝從信録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97
冊數	18(1)
函號	284 70

284-7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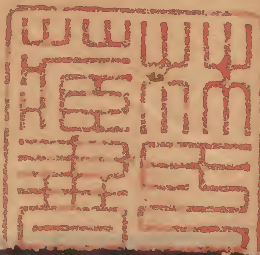
兩朝從信錄序庫

臣懿典昔從史官後事

神宗皇帝時閣臣南克陳

文憲請修

國史臣實分其任會中



格不果

累朝業未竟泊

神廟登遐傳

光宗皇帝三旬遺澤薄海

悲號歷

熹宗皇帝七載賓天餘黎

戀慕凡頌述盛美者諒

已家擁貞珉人操椽筆

而金匱石室之藏旣不

輕下傳人間叢談襍家

之紀又尠可上參筆削
求其編年無漏叙事有
章燦然成一家言者迄
未易得此其故何居也
澤所聞朝家故實一憑

邸抄而省直流傳詳畧
已異其它遺散益復無
紀苟網羅或闕即薈萃
不光其難一也取材欲
博而義例欲簡多棄則

兩朝從何金
榷枿亦斷溝中賅存則
瓦礫何當席上三長所
重識莫先焉其難二也
朝廷是非得失之林甲
可乙否朝佞暮賢自匪

持平折衷何繇顓若畫
一其難三也而以語于
兩朝則更有難焉者隱桓
則彰定哀則微自孔氏
著書不無避忌而今之

兩朝從信錄
載列多屬生存即勇于
筆而健于舌其能皆直
達無婉轉乎此數年內
良未易有成書沈生國
元乃能殫見洽輦芟繁
舉要博采獨斷爲

兩朝從信錄四十卷介門

人吳生

天泰

以序請

臣

自惟壯不如人討論之
志已付往事復安能爲

神朝從仁錄 序
是編重也一再辭則沈
生固以請沈生先有

皇明從信錄自洪永至萬
曆稿創于辛酉歲刻竣
于丁卯春已不遑走四

方時璫燄方張忌者幾
借以行贄是秋生試浙
闈感有異夢逾月而聞
今上自信邸入登大寶錄
堅志復爲是書因自言

其叙述洋纚惟蘄徵信
褒譏參伍不介臆私即
或因方爲珪遇圓成璧
猶之垂堂飄瓦不來褊
心之怒虛船觸舷適同

無意之激其果若是則
雖序之庸何傷昔陳東
莞著通紀旣懸書累代
我郡支司理著

永

昭兩陵史亦貴紙一時彼
皆服官涉練退食餘閒
詮次成編猶易爲力生
雋才未售屈首治博士
家言則其專勿如家固

富于牙籤尚未獲弁觀
中秘盡讀左右史之紀
則其藉勿如而筆冢研
穴旋已脫稿且上下僅
七載而簡帙過于前編

經營止二朞而淹悉有
如舊業倘意在詳今斯
無妨軼古抑心存體國
不必若練都耶是編也
行無論弁陳東莞支武
水方軌越駕即以備它
日
國史可也觀者其毋以
裨官而憖置且勿以典
冊而求多云

詹事府少詹事翰林院
學士陳懿典謹序



兩朝從信錄述意

首以年月爲提綱。而以事實條貫其
中。俾覽者一往了然。絕無分雜難稽
之厭。一尊旨。凡事有彼此互執而不
得歸一。一經
睿斷。則可否劃然。故錄中悉稱

諭誥勅制以重

絲綸。次則因述。凡心品邪正。言行得失。任議虛實。或就當身而罪露。或折衆論而反觀。悉本

邸奏。非同勦說。次則全錄。凡在公奏議。有事關重大。必積慮于中。而後披

芻于言。如可法可傳。何敢字增句減。次則節摘。凡言可以覩指而竟其歸。事可以挈要而遺其散者。編中稍加刪訂。次則彙纂。凡軍國大事。如會議公奏。或各一議一疏。悉載則冗。遺漏則缺。故取其詳確不移之議。聚之一

章。以便查考。次則存信。如奏捷獻俘之類。要必的確。于何日攻城克堡。于何處擒斬真夷。庶有分別。不然。浪誇戰勝。溷上首功。如海上之游踪。邊徼之弊習。何足盡聽也。次則是非。凡是非之昭然一定而不可易者。無須置

辨。其或似是而實非。百非而一是。不憚剖陳。以彰公道。次則達觀。世局如棋。原無定着。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我旣未能掩其瑕瑜。人自徵其好惡。東隅桑榆。吉始吝終。在事者可默照。評論者可參觀。要

必不能驅蓋世以徇意。逐一節以求全也。故時違而結獨知之契。俗賞而抱衾影之慚。愜輿望者標風軌。犯衆怒者凜鑒戒。筆墨無私。隨人本等。甚勿以疵美而咬噉喜見。即此錄不言。要必有能傳之于後世者。幸毋惑。次

則平論。如熊王之獄。重在

封疆。言者雖紛。要必以司寇之讞爲

鐵案。挺擊一事。有

神宗皇帝處分。情法兩全。進藥之人。

票擬失當。葛藤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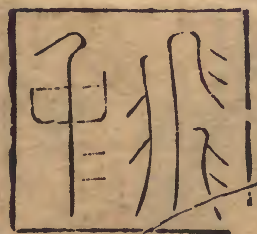
宮未移。自應謹慎。旣移。適安其常。而

通意
四
一時懷千秋萬世之慮者。急于持法。
抱全倫彌釁之思者。曲于調停。以致
心心有主。喙喙爭鳴。橫生功罪之疑。
忽角玄黃之戰。人情不勝反覆。世道
頓成嶮巇。試究竟靜思熟審。自有一
至公至平。千停百當道理所在。當惘

然嘆穴鬪之非。室戈之慘。頃刻之間。
和風唱而慶雲見矣。奈何其不然也。
予丑之際。令人有餘悲焉。次則缺疑。
每閱邸報中。有妙絕奏章。一經抄報
入錄。寫千差百訛。讀不能竟。亦竟置
之。良可恤也。次則採輯。凡裨官小乘。

通意
野史塗歌。有則必訪。真則必錄。次則
就正。邸報差落。不能一一憶度。或是
名公鉅筆。可以信手而更。或是后賢
遇目。可以簡遺而改。無分遠近。祈郵
致
明教以便訂補。

秀水沈國元謹述



較訂

劉羽儀

陳際泰

張明弼

吳天泰

吳佩

周銓

周鐘

丘子旦

常彝

錢應金

孫耀祖

程于古

郭起鳳

劉斯陞

黃維藩

荆良

周立勳

朱隗

余小星

甘禹符

王以繩

周華

吳思穆

柴獻可

項世平

呂三錫

周延濂

沈耀辰

程定國

沈超

王節

王一經

尹任

夏金式

夏璋

尹衡

楊廷樞

李楷

沈榮

尤瀾

王徽

朱羽

顧夢麟

楊燠

劉芳

朱廣

岳鉉

嚴名世

于王前

支如增

陸圻

沈蓓

沈中台

閔吉士

梅鴻中

沈竣卿

唐元弼

唐元墀

沈昭遠

沈期昌

夏之鼎

沈泰來

沈立基

沈嗣駿

沈果邁

沈蘄

溫以介

溫儼

姚延啓

唐鐘曉

沈錡

沈鏐

包鴻達

沈瀚

俞允懷

夏之璜

兩朝從信錄卷次目錄

一卷 庚申

萬曆四十八年
泰昌元年

八月 丙午

二卷

九月 丁未

三卷

十月 戊申

十一月 巳酉

四卷

十二月 庚戌

五卷

辛酉

天啓元年

正月

辛亥

二月

壬子

六卷

閏二月

癸丑

三月

甲寅

四月

乙卯

五月

丙辰

七卷

六月

丁巳

八卷

七月

戊午

八月

己未

九月

庚申

九卷

十月

辛酉

十一月

壬戌

十卷

十二月

癸亥

十一卷

壬戌

天啓二年

正月 甲子

十二卷

二月 乙丑

三月 丙寅

十三卷

四月 丁卯

五月 戊辰

十四卷

六月 己巳

七月 庚午

十五卷

八月 辛未

九月 壬申

十六卷

十月 癸酉

十一月 甲戌

十二月 乙亥

十七卷

癸亥 天啓三年

正月 丙子

二月 丁丑

三月 戊寅

十八卷

四月 巳卯

五月 庚辰

六月 辛巳

十九卷

七月 壬午

八月 癸未

九月 甲申

二十卷

十月 乙酉

閏十月 丙戌

十一月 丁亥

十二月 戊子

二十一卷

甲子 天啓四年

正月 巳丑

二月 庚寅

三月 辛卯

二十二卷

四月 壬辰

五月 癸巳

六月 甲午

二十三卷

七月 乙未

八月 丙申

九月 丁酉

十月 戊戌

二十四卷

十一月 己亥

十二月 庚子

一十五卷 乙丑 天啓五年

正月 辛丑

二月 壬寅

三月 癸卯

二十六卷

四月 甲辰

五月 乙巳

六月 丙午

二十七卷

七月 丁未

八月 戊申

九月 己酉

二十八卷

十月 庚戌

十一月 辛亥

十二月 壬子

二十九卷 丙寅 天啓六年

正月 癸丑

二月 甲寅

三月 乙卯

三十卷

四月 丙辰

五月 丁巳

六月 戊午

閏六月 己未

三十一卷

七月 庚申

八月 辛酉

九月 壬戌

三十二卷

十月 癸亥

十一月 甲子

十二月 乙丑

三十三卷 丁卯 天啓七年

正月 丙寅

二月 丁卯

三月 戊辰

三十四卷

四月 巳巳

五月 庚午

六月 辛未

三十五卷

七月 壬申

八月 癸酉

目次 畢

兩朝從信錄卷之一

秀水

沈國元述

庚申八月丙午朔

後改爲泰昌元年
八月起十二月止

帝登極

詔告天下曰維我

皇明運祚隆昌基圖鞏固煌煌大曆

聖聖相承我

皇考大行皇帝奉

天臨民四十載乾綱在握解澤旁流淵穆端居而慮周
海內化成久道而誠切日中方垂恭已之衣忽陟

上賓之馭。

顧命神器。昇於眇躬。仰遵

彌留憑几之言。俯循臣庶累歲之請。

宗社大計。弗獲固辭。茲于八月初一日。祇告

天地。

宗廟。社稷。即皇帝位。永維

皇考啓佑之深慈。嗣服觀揚之匪易。有懷兢惕。若涉淵冰。

尚賴文武親賢。一心一德。惟是邦家彛憲。是訓是行。屬茲

蒞祚之初。宜渙維新之號。其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大赦天

下。與民更始。

西酋來貢。

時西酋卜石免雖擁王號。而力不足以制素囊。惟挾表印爲爭講家私之計。先是四十六年來。遼因素囊不至。遂爾空歸。竟未貢市。今卜石已到邊。而素囊與其甘忠順夫人尚無起行之期。彼急止緩欲。速欲遲。將素之狡詐多端。恐之羈旅。不耐或忿。激搗巢。或聞爭鬪。尤歎局不能保。無不變。而我內地之防範。不可不倍爲嚴謹。貢市之遲速。不必論也。

二日丁未。應天督學御史周師旦上言。異途尚可權宜。正途必難假借。請罷餉例。開納生員歲貢二款。以安士心。以培士氣。極論士風至今日。方兢于賄。不以教化堤防之。不止今教化之地。即先繇賄進。切恐孔方操權。到處攘攘。人才不成。人才。國體不成。國體。其所決裂者甚大也。士論避

之。

輔臣請復王昺駙馬都尉。

萬曆四十三年、昺疏救御史劉光復、辭頗切直、神廟以出位、責奏革職、爲民至是已六載矣、復已蒙解網之仁、乃昺猶未沐賜環之召、故宰臣方從哲特爲陳請、并及當日註誤監生人等、得俞旨。

三日戊申、南直巡按田生金奏、停織造、以濟

國用、以甦民困。

起升汪應蛟、工部尚書、董從儒、右侍郎。

四日己酉、起廢官吏部奏曰、臣等伏讀

詔書內一款、一建言廢棄、并曠稅註誤諸臣、已奉

遣、詔酌量起用、其有事關國本、抗言得罪、降斥謫戍、永

起廢

錮沒身者、吏部作速查開職名、分別奏請、召用、卹錄、欽此、廢籍諸臣、放棄數十年、自分已斷于溝中、無復雲霄之望矣。

明綸一頒、當亢生色、亦諸臣殊遭清朝之盛事也。臣部仰奉

詳慎

明詔、盡用此諸賢于一朝、豈非至願、而敢有後焉、但諸臣窮岩沈晦、姓名嘗不着聞、黃髮老成、存否亦難具悉、倘其旣朽之骨、復點啓事、大典爲之不光、或以未當之舉、啓溷宸衷、德意因而中格、則臣之所大愚也、再三躊躇、仰遵明旨、除事關

有分別

意法良美

俱一時人

國本抗言得罪者。查開職名。不論存沒。另本奏聞外。而建
言註誤。臣灼知的確者。先行起補。其餘次序採訪。不出一
兩月。而咨誦當無不盡。進用亦不相遠。况施爲有序。負闕
漸通。銓法自不得不爾也。惟祈
聖明疏上即下。用如流水。人如積薪。則浩蕩之恩。于焉
可廣。而師濟之美。于焉立見矣。
防遼。

起升鄒元標大理寺卿。劉光復光祿寺丞。周曰庠太僕寺
少卿。朱一桂太僕寺少卿。朱國祚南京禮部尚書。馮從吾
尚寶司卿。李宗延光祿寺少卿。

五日庚戌。科臣惠世揚以朝政一新人。

言君子小

人之進退。關係國家治亂。然而小人不退。君子不進。故引
蠱賊不去。嘉禾不生。爲喻。時論偉之。

六日辛亥。周朝瑞言。慎初三要。信任仁賢。推廣行仁。斥遠
嬖佞。

雖被斤在
金花而實
不在此

上諭內閣。朕覽文書。見吏科給事中周朝瑞條議。仰獻愼
初三要。內停止金花銀兩。朕即位之初。言路方開。礦稅已
輟。如何擅行。竄擾。此項銀兩。原係舊制。進內以備萬壽等
節。并典禮等項。及各官賞賜。武職官軍俸糧。用之難減。周
朝瑞這廝。要譽妄言。本當拿問。朕哀思。

西華錄卷之十一
皇考妣梓宮在殯姑從輕降一級調外任用卿可傳示該部這銀兩還遵照舊規行特諭卿知

御史張潑論相臣宜內外兼用疏曰頃聞

皇上于哀次中面許枚卜是

皇上于政本之單賈亦既留心第未知閣臣方從哲奉行如何臣感恩錄用願效葵誠敢以卜之之說進蓋大聖立賢無方

祖制三途並用意自深遠國初爰立閣臣間從徵辟乃今承訛襲舛衣鉢第傳于詞林接引多出于知己此不知開端何日作俑何人沿習舊規牢不可破此必閣臣事君

以欺謬謂舊例如此

本朝相業彪炳如楊一清楊士奇張孚敬等而當時起家何不專在詞林不特此也黃文簡以中書舍人入金文敏以給事中入黃毅愍薛文靖以御史入李文達方文襄以主事入又何嘗單用詞臣之爲拘拘也臣雖不敢謂詞臣概不可用亦不敢謂詞臣必可用遠不具論即如

先帝靜攝三十餘年一切軍國重務悉委之閣票然而閣臣與中官相爲表裏一切破格溫綸固有閣臣所不能得之上者中官曲爲擬之是中官固陰操人主之權明制閣臣之命又安敢與之爭夫閣臣而至不敢與中官爭天下

事尚可言哉在

先帝方自聰明總覽左右不敢道一字然而伺喜伺怒乘間進言閣臣心膽俱裂端在于此今

聖天子即位權稅罷織造燒造並停用人于朝勞軍于邊二百萬之金錢不難立發之內帑種種嘉政日無虛報此時中官亦無所容其技倆此非閣臣沈心惕慮之時乎第恐沿習既久遽難更易聞司監之款沿閣臣不過供閒體面而閣臣之謙卑遂順更爲過之蓋繇閣臣起家翰林一路淡薄直至進步黃扉始爲擅路功名一日到手便自有慾無剛轉身便成軟熟遇事安能把持故長安嘲言詞林

人各有品
趨之如恐

女子累
者不少

入閣謂之喫蔗頭夫蔗甘蔗也甜味也入閣而既啗其甘又思其苦故富貴功名愈咀嚼愈有味偶有意氣妻子奪之所以含垢忍耻寧死不去但憑乞鬻于中官及不顧咲罵于人世人之好修誰不如我表表藝院實聞有人臣非敢謂繇詞林入閣者盡出于此但據目見沈一貫朱賡奸貪鄙瑣漫無樹立謬意在習于清高遠于風塵盤錯未經紛華易溺一旦遭大投艱不覺手忙脚亂若外臣清議既重糾察亦嚴磨礱之久頗多諳練等到大位臨頭時亦倦游思返陳力就列不能則止故園之徑儘可歸息何必閣臣之兢之業之始愉快而日仰中官之鼻息爲此一閣臣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也在外官處之爲宦成。在詞臣處之爲始進。夫宦成易捨。始進難割。公私自應易見。不捨官便不能做官。故今日之校卜。惟卜其能捨者而用之。斯過半矣。從哲獨相七年。人言頗多。_臣方以校卜事厚致望焉。姑不細舉。以阻善念。俱乞

陛下面諭同事諸臣。今日之事。決不可仍襲舊套。止用詞臣。務于中外。數歷中。求才識老成。德望隆重者。與詞臣並推。疏中先注外臣應用者某某。後注詞臣應用者某某。兼收其舉。力請並用。苟其才德可以救時。則名位可以不拘。熊廷弼以御史而用經畧。入遼數月。半壁保全。此亦近日

不拘資俸之一明驗也。蓋閣臣名位既不相下。明首次不可太分。一切軍國大務。唯唯伴食。自處後輩。蓋一人之聰明有限。衆人之識見無窮。萬一首相而有偏主于其間。如沈一貫等。即一日而用十人。亦于人等耳。何益哉。

先帝以靜攝而安于廢弛。閣臣以將順而不能救正。是奴酋之叛逆。

先帝釀之。

先帝之廢弛。實閣臣悞之也。蓋校卜之事。舉行雖在吏部。而主張獨在閣臣。若閣臣肝腸既易。則部中之推選自速。不然。則外舉之而中格之。無用也。

聖主勵精圖治言聽諫從從哲開誠布公在此一時彌罪救過亦在此一舉若追隨積習曲徇體面

聖明在上人言再及恐從哲亦自追悔不及也然則卜之之術如何必有孫丕揚之執持而去其悞有張居正之作用而去其驕或二人而衆妙俱備或幾人而才德相資務令集思廣益之餘得收俊偉光明之業美政方新難待汲水于西江謀之于國豈無清而有幹者雅負救時之名羽儀既著難聽久臥于東山求之于野豈無直而有聲者幾係蒼生之望博而訪之獨而斷之是又在部臣苦心不然此日推敲不精臨于幹局無濟又令詞臣貽笑謂外臣相

業亦不過爾爾則亦何取于兼用爲哉臣言若激臣心欲

嘔臣草疏畢忽接邸報見閣臣方從哲一疏乞亟補閣員

奉

聖旨朕覽卿奏具見忠悃方今邊方多事正賴卿運籌帷

幄主持匡勦所請閣員准將先點閣臣二員免用還着吏

部再推見任在籍素有才望的七八員來簡用該部知道

欽此夫先點原無內外之名再推又無兼用之旨然臣之

忠不敢以既奉

明綸遂寢不以告故乘間而畢其欵欵之愚如此伏惟

聖明垂察另

二頁即史
繼潛沈淮

勅該部內外並舉施行

吏部奏請冊立

東宮

上曰立東宮謹遵

遺詔于釋服後舉行禮部其擇日具儀注

七日壬子定朝儀

十二日朝過仍照舊三六九日視朝

造曆

議以明歲改泰昌元年大統曆日

八日癸丑御史申廷謨爲枚卜推舉疏曰臣謬叨言路蒙

皇上翼風解雨之澤彈冠結綬之初此真千載遭際頃

皇上御極以來新政畢舉而元氣通用人行政皆下令流

水之源善言善行有機決江河之勢此又一時唐虞但目

今最喫緊重大者無踰卜相論云天子之職在于論相又

云相道得而天下理則今日正

皇上首論相臣之日而亦相臣奮發可爲之時也臣稽往

牒見國運之否泰全繇相業之污隆故畫一規隨蕭曹以

之基漢謀斷相資協心輔政房杜姚宋以之造唐司馬光

韓范富歐諸君子相繼登進而弼成慶曆平明之治殆至

操莽進而炎運歇張九齡不與李林甫共容而唐室亂王

呂張蔡之流。涖根固蒂。更迭起伏于宋。而宋祚衰繇。此觀之相臣之關於人國何如。而可以草草議登庸也。頃奉明旨。速推枚卜。又思及見任在籍。素有才望者。以煌煌天語。固夢卜之遐思。而無方之妙用也。諒當事諸臣。固不至恣胸臆以負。

明綸抑才賢以辱大典。然臣之過慮。與其成事而爭之後。孰若先事而慎之于前。臣竊妄意以爲今日之景象。雖朝政改觀。而邊庭之匪茹正熾。雖茅茹繼登。而草莽之麟鳳尚多。則今日之議枚卜。必其望足以服衆。才足以濟時。學術足以匡時。而致主籌畫。足以集思而獨斷者。中朝相

司馬而夷人爲之戒。嚴韓范富甲兵。而西賊爲之破膽。今果有通國之輿論。質之卿大夫而無間。衆正之公評。達之四海九州而無異議。是亦服衆之類也。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時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故事變之偶。庸衆駭爲非常。大任之投。豪傑當之裕如。今果有胸中見定。彌天地而不惑。眼底看真。搖泰山而目不瞬。是以衆人因著以知彰。智者見形而察隱。故李沆之進水旱預防侈心。寇準之拔眼釘。終嗟噬臍。撤桑未雨。杜侮辱于下民。曲突徙薪。防焦爛于未見。若夫我非堯舜。不陳王前。平生所學。止此四事。則致主之猷可知。博聞強記。尚友千秋。周爰咨謀。俯探

當代則集思之量可知矣。如此才品識力而又斷斷休休容賢利國元化在手。一夕之精神實注必用調燮引躬。四時之氣序贊襄無窮。甚至都兪吁咈不違道而違君可。否是非不信心而信理。凡此皆偉哉名臣事業卓然大臣丰猷也。有一于此將見開誠布公以天下心用天下人以天下人弼天下治。何太平之不可立致哉。此言詞林之內朝野博求也。若夫內外兼用尤不容已焉。

國朝相業

爛然彪炳者內固不乏外亦間出。

國朝如楊士奇李賢張孚敬楊一清等皆以郎署起家一時表表此非。

祖宗之故典而已事之明效乎。如昨歲廷臣建言亦曾會推一二外臣。但非老夫耄焉。寄移露于艸頭則以玩贅飄然挂虛名于簡末。此無論序不相及漫勞點綴抑亦時不能待。旋歎河清使舉朝登進之苦心等于畫餅而。

起廢

聖主無方之美意託諸空言。且因以擲揄外廷之無人。此用之名而不用之實也。今番斷安在在搜羅明明開列係翰林者若而人係外廷者若而人共為啓奏務求用則同用黜則並黜。庶兵農錢穀各有歷練之人強弱虛實其呈已試之效將王良在御必無泛駕之憂而鼎鼐平分又何覆餗之患哉。繇此推之起廢亦大闢周行均沾雨露勿執。

偏見各秉虛心使上不虛賜環之恩而下無苦佩玦之歎不更稱新恩之盛事而熙隆之美觀哉臣一得之愚懇懇自效如此伏惟

聖明採納焉

九日甲寅表應泰巡撫遼東

起太常少卿程紹

十日乙卯

上不豫

御史鄭宗周奏救時切務一曰克仁義謂空復

祖制貯金花于太倉民庫備邊以寬民力一曰明賞罰謂

宜嚴治遼東敗將逃兵之罪疏入被降

按

大明會典內府金花原係國初折糧銀兩俱解南京供武臣俸祿各邊緩急之用嘉靖二十二年題在解貯太倉民庫備九邊急用不許別項挪借有此則加派可減也○楊鎬覆師李維翰削地李如楨如柏失機劉國縉糜餉袁大有彭象乾紀律不嚴皆當逮問正法者也

十一日丙辰御史舒榮都獻治安策三字言所願于廷臣者在虛公二字所願于

皇上者尤在嚴之一字蓋欲根究楊鎬李如柏鄭之范劉國縉保舉之人于以破私交絕賄賂則能得忠誠貞幹之才以濟遼事而其最要處則更係于擇相可謂名論戶科李若珪陳五事曰保

聖躬定聖志勤視朝開經筵慎枚卜

臺臣張潑奏言路漸見清明諸臣當和衷以佐隆平之治
十二日丁巳

上御門

科臣韓繼思條議用人宜去議論以收真才

十三日戊午臺臣黃彥士謹陳要務疏曰臣聞

先皇踐祚之初勵精圖治者二十餘年及後臨御日久
漸積倦勤乃至升遐之日人心愛戴無易者則以
積累之德澤可懷也當日之威靈可憑也即深居靜攝
而聰明剛健之

聖質難蔽也然而恣惜官爵蠹積財賄寢緩批答天下事
其頹廢于積弛積玩者亦不少矣

皇上胥在青宮毓德有年而龍光未耀所習見習聞者
皆

先皇倦勤之近事非勵精之會則今奉

遺命承丕圖數日以來用人才下章疏發內帑撤稅墻中
外歡騰軍民鼓舞誠足以副

先皇付託之重衍

九廟靈長之福即成康之美不過此矣臣躬逢盛際敢無
喜極而慮其後頌畢而繼以規乎用是列爲十條敬呈

隆孝思

清覽焉其一隆孝思臣執筆事

先皇太后喪臣嘗以服制疏請留中未報然聞

先皇俯賜聽納宮中不解衰服臣竊歎

先皇之孝古今之純孝也四十八年全盛之業傳之

皇上恩尤為難忘臣謹封前疏呈覽伏乞

皇上下禮臣條其所宜着為定禮權于易月之中不失三

年之愛不惟

皇上不敢忘

先皇即不敢不為求治道以安

先皇之靈而于一代之典禮亦有光矣至于

先皇崩逝貴妃尚有數人宜正其名位均其恩澤居處

稱號毋僭毋凌愛其所親孝子之心諒應若此耳其一曰

攝

聖躬邇者

登極之日諸臣見

皇上睿質清弱就不慮切心髓惟恐有傷切思保攝之道

無如

親御講讀而講讀之官惟談吐清白訓釋明豁欣然入耳

不逆于心者方稱妙選繇是屏遠婦寺時與周旋畧朝謁

之煩嚴就啓談之款洽舉古訓則可以養心訪時務則可

以練事養心則義理明而君志益清。練事則嗜慾奪而君身益固。君志清則鑒萬類而不淆。君身固則應萬機而不困。盛德大業令名永壽未有不基于此者。其一備輔導。語曰時當無事庸夫高枕而有餘。及其有事賢哲馳驚而不足。邇易世之際古稱艱鉅而晏然無驚亦使其時然也。而謂今天下非有事之時哉。臣考
先皇初年輔臣多或五六人或三四人。今獨相累年可謂闕負之極矣。蓋緣先皇恡于用舍之過。或厭弃人才扼抑。始于中斷。今之沉淪下僚者皆當年卜相之地望也。

先皇在日曾點閣臣二員

皇上俞允用者也。史繼偕被論新出無復還之理。惟沈准一人而已。餘速推七八員。臣以爲宜不論資格不拘內外不限方隅。惟其學問足以成君德。識力足以擔世局。忠誠足以格主心。議論足以回俗聽者。兼才可以調甘苦之和。慎簡而信任。其于一德庶有濟乎。其一勤政事。臣聞古者人君日出而視朝。日中而聽政。日晏而寢處。夫既不勞形。敝精亦不廢弛政務。誠御世之準繩也。

皇上旬日以來纔與輔臣一面耳。其餘大僚不過循陞謁故事。批荅雖速。延見尚稀。臣以爲臨軒之日宜時御殿召

輔臣卿寺則訪以近日有何急務科道諸臣則訪以近日有何空言四方差遣面引奏事亦訪以近日有何疾苦尋常職掌交相策勵重大機宜親賜裁決必惜寸而惜分毋作勤而作怠斯乃無叢脞之患矣其一通言路臣與諸臣以言事

先皇指摘不避乘輿彈劾不憚權貴可謂昌言之朝矣故獲免多言之罪而不獲幾一言之用此臣下之利非君國之福似乎以通為塞者

皇上初臨羣臣以言事

皇上者孰不願効一得之愚特恐

皇上以規為填耳所願

皇上法言讜言立賜允用以究其利之所暨即危言竅言亦無惜批發以定其是之所歸使人各得言所欲言而言路以闢而通又使人擇言後言而言路以清而通也其一
起廢弁廢棄諸臣

皇上業諭銓臣分別起用銓臣亦云容臣咨諏諸臣中有因

皇上青宮初起過計而跡于嚮激者有因

先皇壙使四出力爭而鄰于倨侮者有彈擊權要而招尤者有救護忠良並逐者有註誤可原而全瑜難掩者有形

跡可疑而清議自存者雖其才品不同皆足備

聖明之錄用其或有累經論列清議難容匿影潛形窺伺

朝典者此輩即使長有丘壑已爲厚幸豈可濫廁名流希

微新寵謂宜考其去國之情繇參以平心之公論毋以

影響而輕訾老成亦毋以暴補而反空善類總之以遺簪

故劒之愛收鴻達龍見之英而已其一振吏治邇年已來

吏道襍而多端人情兢而鮮耻風自下流咎繇上作考選

速者就不厭遲而趨速求高下者就不避下而就高遂使

苞苴竿牘公行于白晝大都之中賢者不能自免其勢然

也若使高下一逞其才能遷轉一叙以資俸顯秩若此遷

謫亦然正途若此雜流亦然顧非銓宰獨爲提衡諸司其

相振刷而又以

皇上嚴旨申飭欲以挽風會之流莫繇矣至于武職一途

狼狽特甚人地莫問賄賂是聞將領何繇得人邊境安能

無事所當一體申飭者也其一謹閣寺

謹閣寺

太祖時閣寺但備洒掃之役今已極重難返矣惟是環侍

不離左右而頻咲必不可假借也僕御各有紀綱而政事

必不可干預也御幸必施恩數而錢糧必不可破冒也蓋

此輩雖間有賢者而君側每易于爲私驩之則國或受其

敝而遠之則彼亦稟其安至于

聖旨口傳何所憑據恐以售借叢媚竈之奸錢糧孝順成
何名色祇以開乞恩規利之竇在

先帝末年幾至橫決

新主當陽正觀望意嚮以爲行止之時若萌芽不翦將滋
蔓難圖矣其一嚴武備

嚴武備

國家都會重地惟恃一京營京營兵十二萬冊籍半虛其
存者皆市井傭販一旦有警求其禦侮必不得之數也說
者謂營兵不敢汰汰則激而成變不敢練練時亦激變然
則不汰不練遂可聽其無兵乎一旦有警又別求兵用之
而徒留營兵爲坐耗太倉之具乎皆不通之論也夫京營

其總也摠之則十二萬散之各營則千百之衆也總之能
爲變散之亦能爲變乎其能爲變者必其健悍者也汰老
弱必先收其健悍者健悍者收則樂而用命矣老弱者能
爲變乎營兵糧薄練久則慣坐其計是矣然今之練法終
日不輟亦復何用必使精好技畧弓矢則于必中刀擗期
于必利行陣步武期于合度金鼓旗旆期于應節毋徒虛
衍故事日日習之歲以再舉何憂于不熟乎

先帝末年習于惰窳士氣難振若

新天子赫然震奮文武大吏各供其職號令嚴明賞罰必
信而何令不行何禁不止不憂其不爲而憂其不可爲未

之有也。其一固邊防。未有數十年無事者。今亦極而徵變之時矣。遼左特其先發者耳。故遼事決。則各邊之謀寢。遼事不決。則各邊之震動。必然之勢也。臣切料各邊之勢。宜以備爲正法。以款爲權法。今

新天子振長策而馭宇宙。正華夷仰望之時。邇者犒賞之發。已足以作士氣矣。更宜傳示虜酋。各安境保民。勿相侵犯。

先朝撫賞。俱無虛減。以昭恩信。悉如

明詔。諸虜憚

新主之威靈。戀撫賞之厚利。必不敢動。而我出其全力。一

意于遼。遼之事。則惟經略之是聽。而上下齊心。內外協力。以赴之。必兵馬鱗集于堡塞。糧餉輻輳于遠近。官屬足充。任使將領足備。驅策乃爲濟耳。蓋使經略而不足任也。則亟宜易其人。使經畧而必足任也。則不可掣其肘。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至于經略之才。尤不可不亟搜。至夫死生之患。人不可知。亦無可奈何者也。邇者經略以病告。中外惶惶。莫知領屬。倘此後病可尋愈。則臨敵非卸肩之時。自不得不以身許。

社稷。倘此後病果難支。則總戎非臥理之地。豈可以身累封疆。經略之疏。自處甚明。廟堂所宜長慮也。臣聞漢文

令主賈誼效痛哭之危言唐宗英后而魏徵列十漸之明
戒蓋忠臣愛君寧言于未然而不中毋寧言于已然而難
挽也況今日

宗廟社稷其責萃于

皇上之一身其機決于

皇上之一日故不揣愚昧僭陳私悃伏望

皇上採納施行

上諭內閣朕今早御門見得有班行後隨從執步洒金大
扇回至省愆居忽聽有散班官于會極門高聲喝道朕御
門後深思治理朝儀嚴肅豈容褻慢本當重治姑且不查

此明臣

此疏人即

夢

聖主

俞納可見

其鼓舞之

究卿可傳示大小九卿科道各官以後凡遇臨朝務要十
分敬慎如有仍前肆行紊亂朝儀的許糾儀官指名參來
定行拿問重治不宥特諭卿知
十四日巳未御史史永安敬陳交濟之道疏曰臣受
命以來仰窺我

皇上至仁浩蕩地厚天高大政流通風行日渙發內帑撤
稅使下枚卜補大僚久視朝用科道俞冊立種種徽懿莫
可殫舉清寧宇宙立見于旬日間矣夫復何言第思堯舜
之朝未始無都兪吁咈而文武之世且需于旦夕弼承况
人臣生當不諱之朝自奮敢言之氣則曰直何所不可哉

故未相機宜。妄希披瀝。設爲未必有之事。過爲不必然之防。欲以成

聖明之善。反以疎堂陛之交。是進言者之過也。爲今之計。人臣所當自靖者有二焉。一曰嚴章奏之體。曩因否塞日久。諫啓龐襍。累牘無非鱗甲。聚訟幾成鼎沸。甚且鄙俚之談。叅之白簡。戲謔之語。達之紫宸。披靡至此。國體大乖矣。夫辭尚體要。自古重之。况章奏何辭也。可無體要乎。惟曰寧簡勿煩。寧顯勿隱。如指陳一事。達其事而止。枝蔓可以盡裁。如舉劾其人。無滋射復。無傷雅馴。明白正大。俾九重之上。萬機之暇。一覽無餘。不思而得。則聽者樂聽。言

官之設。欲因事而納言。非欲言而索事。如必按人而疏計。日而奏。則人未必與事合。事未必與日偶。相值泛而涉之。爲支強而聒之。爲躁言不繇衷。何以聳聽。今批答及時對揚不易。惟是洗滌寸心。滋培正氣。不當言則瓶可守。當言則鱗可披。勿顧慮而失可言之會。勿激裂而阻納諫之門。寧就事而修達意之辭。勿恣意而飾不情之說。大抵言期于利

宗社。不必矜名節。言期于明國事。不必附清流。使朝廷得受言之利。而人臣無進言之名。則得矣。斯二者下之所以承上也。至若

聖明在上。原無籍于人言。而進言者未已也。豈爲嘵嘵哉。蓋臺諫職言。司馬職兵。司寇職刑。不言則不職。是有不敢。不言之責。且數年壅結。一旦遭逢。二咨題留。奮庸百年。希遇曠典。是當不得不言之時也。此而不濯腸浣肺。獻可替否。縱

聖度包涵。可託緘嘿。而清夜捫心。何堪愧汚。是又操不容。不言之心。于是不得已而有言于主德清明之際。欲益濟其清明于

朝政粹美之時。欲益臻其粹美。本將順也。未免推廣其端。本宣揚也。乃至預杜其萌。則獻言之心。獨苦矣。故體下之

心。茹納之所望于

當宁者。亦有二焉。

人君其尊則天。其明則日。其喜則和風淑雨。其怒則震霆迅雷。故以艸埜視明廷。則言難以庸職視

聖主。則言更難。即形之章牘。欲言者十不得其七。倘使之面奏。所言者十不得其三。今

皇上勵精聿始。圖治正殷。方且臨御日親。召對日舉。尊嚴之下。少有逆耳。誰不神懾而意沮乎。且溫旨而詢。

和顏而受。固受言之第一義矣。是

陛下之威宜睿也。管設鐸建鼓。罔非求言。惟揚善隱惡。斯成大智。故人有瑜瑕。言豈無醇駁。惟于數十疏而得一疏。即爲可采之計。非于千百言而得一言。是亦可備之藥石。聽其所可聽。以沛江河之決。置其所不可聽。以示山澤之虛。則感荷悱懣者。爭効涓埃。衆思所集。不旣多乎。是兼收之益。宜弘也。斯二者上之所以體下也。如是則上無遺聽。而後下無擇言。

明良喜起。風不在唐虞。而在今日矣。臣際會明時。不忍自負。因獻一得之愚。而陳其惻款如此。惟陛下留神奉。

聖旨。這所奏進言納諫有裨交濟之道。知道了。着該部知道。

請允建儲

十五日庚申。大學士方從哲奏曰。適文書房王體乾恭捧聖諭到閣云。朕皇長子年尚幼小。體質清弱。不奈勞煩。明年先開講學。冊立吉典。卿可傳示該部。待釋服之後。擇吉舉行。特諭卿知。欽此。臣捧誦之餘。即宜遵諭傳示。已復思之。自古帝王爲宗社大計。莫不以建儲爲首務。頃

皇上即位之初。首允禮部之請。臣民莫不以爲國家萬年有道之長。恒必繇之。茲奉

明諭臣不勝驚惶無措考

祖宗朝冊立之期

英宗以六歲

孝宗以二歲

武宗則纔周歲未聞年十六而名位未正豫教未行如今日者前萬曆四十三年

先帝召羣臣于時元孫在側竊見丰采岐嶷已偉然

有成人之度何至今日而猶云氣體清弱不奈勞煩且已

前次奉

旨明以遵奉

遺詔爲言播之四方傳之外國誰不聞且見之赫赫

王言倏然反汗豈所以承先志而示天下信耶况禪服之制在民間爲二十七月在

朝爲二十七日該部取擇九月初九日之吉已去釋服半月有餘正與前日之旨今日之諭兩相符合其當允

行無疑復望

皇上念大典不可不舉

遺詔不可不遵

明綸不可不信仍照前旨將欽天擇吉之本即

賜批發刻期舉行上以慰

先帝

先后在天之靈下以荅薄海臣民之望乃

國家幸甚士庶幸甚欽奉

聖諭臣謹藏之閣中不敢宣揚于外徒使人心生一番驚

疑諸司增一番奏擾致我

皇上靜攝之中又增一番煩瀆也

漕督王紀奏請釋宗藩克訢

克訢疏救御史劉光復

神宗怒其違例越關奏擾逞臆沽名市恩賣直銅繫高

牆五載時年已六十七衰病侵尋髮髯如霜幽囚哀怨

天日慘淡行道淚下至是王總漕請宥之其疏痛切海

內稱

快

上尊號

皇帝制諭禮部朕惟古帝昔王有無疆之大烈勛華以降

代著鴻名商漢以還益隆尊號匪獨嗣主對越顯揚之至

意亦臣民報功崇德之常經也恭惟

皇考大行皇帝孝格神明仁兼位育始以勵精圖治迄于

久道化成執勉勉之周網解恢恢之殷綱用能使吏稱民

安府脩事治愷澤無微而不被威稜靡勁而弗摧膺曆數

于四十八年永祚胤于百千萬紀所謂生民希有天載難

名者矣不幸

龍馭上賓攀號莫及嗚呼痛哉顧予寡昧嗣纂丕基屬訪

落之在茲、豈觀揚之敢後、然而冲人永慕、難摹日月之高、惟爾臣庶追思、共識乾坤之大、欲傳

盛美、宜協羣心、爾禮部其集文武諸臣、定議尊謚、擇日恭

上寶冊、以昭我

皇考之休于罔極、欽哉故諭、

十六日辛酉、

上不視朝、羣臣齊赴宮門恭候、萬安、

禮部進呈謚議文、

十七日壬戌、典用閣臣、

吏部等衙門會推、內外大僚二十人、

欽典何宗彥、劉一燝、韓爌、

上又諭內閣、朕覽卿奏、具見忠愛、會推諸臣、已點用了、其

東宮講讀等官、効有勤勞、應加恩典、查例奏請、朕思舊輔

葉向高、匡時偉器、經濟弘才、今國家多事之秋、正賴輔臣

協贊、與尚書朱國祚、一併差官召來、同卿首輔佐理、卿可

擬來行、特諭卿知、

十八日癸亥、楊璉奏四事、

禮科署事楊璉申明禮制疏曰、臣等恭遇

聖明踐祚、百度惟貞、凡用人行政、有當言者、諸臣處無諱

之朝、知無不言、我

特召葉向
高朱國祚

四者皆禮
之大要、不
可不首為
謹明者也

西華集卷之一
皇上大翁受之仁言無不聽臣等惟有稽首快睹太平之盛不敢輕瀆仰混

宸嚴惟是臣辦事禮科念禮爲四維之首辨上下定民志于是焉在而總禮綱領則莫要于尊

朝廷矣切見二十年來上下否隔體統咸弛威嚴日成陵替幾不復知有

朝廷之尊若不及今申飭將來何所底止用敢撮其大要列爲數端以佐邦禮之隆以維新政之綱一曰正

嚴朝禮

朝廷嚴肅之禮夫堂陛有體主嚴不主寬晉劉章丁外戚亂政之時李勉當十戈搶攘之時尚能彈治誼譁肅清班

列我

朝禁制森嚴著在令甲豈不凜于日星偶因年來防衛廢弛出入無禁遂使

皇城之內殿廷之前凡游閒無賴販夫乞兒莫不摩肩掉臂于其間每遇午門朝見雜班行之中閒人挨擠往往拜起未畢蜂擁而入喧雜如市如此景象豈成法紀近輔臣新奉

嚴諭肅清褻慢即當責成該部及巡視錦衣等官查照憲典叅稽近弊于一應出入跟隨人等嚴加整飭法在必行如仍前違玩誼譁不成體統臣等據實指叅痛加懲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創其儀仗所設傘扇旌幢等項以照臨百官急宜酌會
改制以煥觀瞻至于闡朝之法會典具載亦當舉行以防
疎玩務令耳目改觀人心震慄其于新政不無小補矣
一曰通

祖宗遺制自御殿視朝而外有午門御門之儀凡機
宜要務與閣部大臣委曲面商諮察詳慎不特傳旨判
可否而已下至庶僚凡衙門從事者分管答應皆得咫尺
天顏躬承揚摧所以人無不得効其忠事無不得要其妥
先朝平臺召對不徒內閣輔臣即各部尚書如蹇義夏原
吉馬文升劉大夏等亦嘗顧問備極縉綬甚有奏事移日
跪不能起命近侍扶掖而興者

世宗齋居西苑撰述諸臣不離左右議論批荅宛如家人
父子總之君臣情禮最防隔絕一有隔絕即開蔽壺諸司
職掌最宜宣問一有宣問即便恪恭今

皇上聰明天縱虔始厲精臣奏請御殿與奉大慰謝恩之
禮雖

聖躬小有違和必勉勤接見仰見太平盛事同符

聖祖不待臣等預為申請矣而欣欣相告羣情尤願諸臣
奏對之時懇恩垂問如吏部則問其叙用幾人特用幾人
務為官而擇人無為人而擇官事有不稱并坐舉主戶部

尹

則問其生財若何。節用若何。監司考成之法。無屬虛文。帑藏虛空之故。作何料理。倘至有事無備。何辭不展。一籌至于奴酋未寧。疆事孔棘。更當時詰兵部尚書。責其調度方略。戰守機宜。殺虜何時可滅。邊臣何人足仗。黃嘉善嘗自几前。悉稱料理以寬。

兵

先帝之憂。今既浹旬。而核實奏功安在。毋得虛為担荷。苟且延挨。有負封疆切妨賢路。凡各衙門。俱以吃緊事務。不時一加詰問。庶幾情竅知儆。職守無曠。等職在言路。遭逢

聖明。自必不為朱雲折檻之直。極楚碎首之忠。倘有處置

明臣禮

失宜。輿情未愜者。容_臣等補牘之外。間一出班面奏。親奉處分。庶幾上下交通。血脉流通。此尤新政之要務也。一日。明人臣進退之禮。夫進退貴于自決。臣子之節也。斥陟取自

宸斷。人主之權也。自邇來章奏寢閣。裁決希聞。凡舉世所號為大奸大貪。與夫頑鈍無耻。公論所不容。朝野所共弃者。雖章滿公車。安然不動。或聞言後。奉身而退。似屬見幾。然其有事體重大。須憑勘處。或贓私狼籍。合當追究。以先帝寬仁大度。悉付之不較。故有幸免斥幽之典。而悻悻言歸。偶寬斧鑕之條。而揚揚自若。故黑白未分。是非安辨。

臺省亦或有之。是君子勇退之高。反爲小人藏身之固。至若先聲奪魄。心悸勢寒。知怒衆而寬多。且抱頭而縮頸。或服闕病痊而不赴部。坐待華遷。或巡行省方而竟自賦歸。若無管攝。該部之罰處愈寬。將來效尤無已。諸如此類。全無政體。伏乞

勅下部院大小臣工。自今已後。凡經彈劾者。一一虛公核奏。如屬風聞。調重勘問。追贓。即卿貳大僚。與邊腹督撫等官。亦當以

國家之事。權爲重。臣子之體。而爲輕。宜處者處。宜去者去。幸無概從格套。曲賜勉留。往日庶位。單虛人。但謂

奏式

先帝有辨事之臣。當用而不用。臣獨謂有竊位之人。當舍而不舍。夫用舍原自對立。使不肖者得營窟以蒙面自安。則賢者何以連茹繼登。此尤邪正消長之機。治亂安危之本也。一曰。中章疏奏請之體。夫古來文章有體要。况于奏對。尤貴疏明。旨意。咎先臣韓文屬李夢陽具疏。艸而囑之曰。是勿可簡。簡則覽弗省也。是勿可冗。冗則覽弗竟也。此言可以爲萬世章奏之式。自先帝時。封章多置高閣。于是渺無顧忌。言一事而旁及它事。言一人而撓入衆人。或稱其地。或稱其官。捉風捕影。若使

先帝一一披覽必有茫然不解者原其本意祇在邸報之流傳而不思

宸衷之注聽但求其含蓄而味長不務爲明白以易曉推其語涉含糊人可更換于是巧者陰用其脫卸而頑者亦付之不知試問唐虞以來我

朝嘉隆而上有此等奏議否今

皇上銳精圖治百官章疏盡入

御覽伏乞申飭諸臣一應入告之文務在情詞曉暢不必連篇累牘每人直載指摘各撫按勘報錢糧刑名等項亦須撮其大要其應舉勘司道府縣等官有廉表特異而人

不足以副其言有貪酷萬狀而罰不足以蔽其罪是又當勅下部院定爲畫一之法使舉刺有章勸懲不爽此皆章奏之宜申飭者

先帝之厭弃章疏也聽之若充耳委之若故紙今

上方弘止輦之聽而臣子可無納忠之心此臣所拳拳而先爲

皇上告并爲羣臣告也以上四款臣蒿目疚心爲日久矣幸茲

朝政收觀易聽之日不避煩聒亟爲申請倘能

俯採末議隨見施行將見禮達分定內順外嚴之化未必

不繇于此。

十九日甲子禮部等衙門署部事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孫如游等欽奉

制諭會同公侯駙馬伯大小九卿科道等衙門大傅兼太子少傅英國公張惟賢等恭擬

峻德昭升配乾坤之廣大鴻稱顯錫揭日月之光華號繼易名永萬世之垂辭宜盡制隆一人之孝稱天而薦率

土斯安恭惟

大行皇帝秉神聖之資履昌隆之運軋行體健精收明作之功保太持盈端拱欽和之福奉

天道

天祇若而裁成屬之範圍法道自然而張弛于焉合節即

培

基命宥密未易以窺而成功文章可得而仰若乃機神內蘊智臨無方發言盈廷臧否靡遺于鑒別明見萬里遐陬

肅

畢燭其情形哲莫大焉謀不邇詢權無旁落獨裁之斷杜窺覘以靖紛囂千紀之誅有重持而無錯貸肅莫凜焉藏

敦

納閎沈不以櫻鱗而動聲色踐脩純密不以清燕而輟箴圖大以成裕敦之至也豐裕自如無宮室游畋之好綱紀

簡

在握無科條文網之苛敬以居先簡之精也憲章則標

高皇之宸藻表

光文

文祖之宏圖誦法則析戴禮于經緯署貞觀之政要以至

章武

安仁

建孝

銘齋頭歲省已弘制額以作人經天緯地之文不在茲乎
安攘則經堡塞之款封遏外藩之侵軼武定則翦鴟張于
川播殄豕突于朔方用能威四裔厥聞不隕大定武功不
謂是乎緩刑宥過因罪無冤濫之嗟發賑蠲租役歲拯流
亡之厄湛恩所沛溢于寰區即虞舜好生之仁茂以加矣
崇居離鼎之極位而

兩宮賓天備奉胤思嬰服三載之通喪至性所鍾終焉孺
慕即周文承先之孝無以加矣維茲功德之崇隆總屬輝
光之著蓋惟昭明厥德翳中闡而外揚以故章變有成用
安人而立政詢哉優躋聖域而克闡王猷者也臣等歷覽

前徽叅稽令辟堯舜運乃神之德爰號神宗成王贊惟顯
之天尤期顯行前儒且載軌跡可遵有如我

大行皇帝運際啓承道兼述繼粵自冲齡嗣服迨夫大化
觀成襲德澤于

累朝而以久道滋培元氣爲之益深繼精明于

世祖而以深仁固護洪圖用以彌昌詎惟揚烈覲光臻日
紀垂裳之治抑且裕昆彰範昭百年磐石之安夫非返百
五而獨起稱昭代之最盛哉臣等謹協僉同之議式符節
惠之稱

大行皇帝尊謚宜天錫之曰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

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祇協彝章求光宗裕臣等

拜首稽首謹議奏聞

上依議命送翰林院擬冊文進覽

欽天監奏擇九月初四日恭上

大行皇帝尊謚冊寶奉

聖旨是

皇帝制諭禮部朕惟古昔正位中宮求宣陰教生而儷體沒則同尊粵有常典未之或改我

皇妣孝端皇后母儀天下四十餘年恪踐閨彝贊成化理子惠萬方發祥千載朕自蚤歲仰荷恩勤稟曆訓以保明

體宸慈而調護德莫大焉不幸

先考上升曾尊養之勿逮興言風木深疚於衷欲展孝思宜遵故典頃我

皇考雖定有謚號而備稽徽美恭薦鴻稱尚有

先朝之成憲今將屆祔葬祔廟之期爾部其會官議合行禮儀來聞欽哉故諭

皇帝敕諭禮部朕惟古昔踐天位者必追崇其所生誠繇因心之孝莫解於衷亦以不置之思用錫爾類也朕荷

皇天眷命奉

聖考遺詔嗣承基緒撫此萬方遡厥之源則我生母

溫肅端靖懿皇貴妃恩莫大焉朕昔在青宮既莫親於溫靖今居禮幄徒有痛於懷惓欲伸罔極之恩惟有肇稱乎殷禮昔我

皇祖考穆宗皇帝上生母 榮淑妃尊謚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附葬

永陵建奉慈殿於大內歲時享禮茲當如故事仰稽懿德恭薦徽稱舉遷祔之隆儀飾闕宮而孝享爾禮部其會官詳議來聞欽哉故諭

二十日乙丑部臣臺臣各上書元輔調護聖躬請冊立 東宮

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上方正公善恭惟老先生閣下數載端揆一生事業中外已有清評史冊自垂定論職等固不敢拾吐餘以附忠告亦不敢繩細務以分論思惟是日下人情惶惶所欲一仰望于閣下而閣下亦決不得操心慮患獨肩其任者有調護聖躬一事而已職等請竟其說而閣下試垂聽焉切念先帝英明神斷度越千古凡所以慈愛今皇帝者雖諸臣矢天日于闕庭實先帝主

神器于宮序故爾留時獨以

今皇帝託重閣下

遺旨昭然朝野共知邇聞

聖體稍稍違和而閣下問安之疏亦屢上矣

今皇帝毓德青宮志氣清明精神強固從未聞有纖芥之疾也今

御極甫新即用人行政未免煩勞而左右起居必當防慎閣下其知今日

聖躬所以違和之故乎以煩勞而致猶可言也若以不防慎而致不可言也閣下知而悠悠忽忽失防慎于初

兩章後付金

卷之一

三

猶可言也。若知而袖手旁觀，不清宮闈之隱，以負先帝之托，更不可言也。方今國是艱難，養癰倘閣下謂鋪張過當，務為老成鎮靜之說，則靖倪監口難防。恐事關宗社，微有影響，能任閣下首尾兩端，晏然一出入風議而已乎。

九廟有靈，天下忠臣義士有胆，願閣下熟思之也。職愚官卑，言輕，妄為閣下計，惟有亟請。

皇上旦晚冊立東宮，斷不必執九月初九之成命。庶國本早定，宮姪潛消，我

皇上睹此大典，幸與形神交說，如岡如陵，萬年永壽，豈僅僅勿藥之喜哉。而閣下施展經綸，響答中外，照耀史冊，桑榆之收，諒閣下決無吝為此矣。職朝肅儀世等因讀

皇上恩詔，謹引諸人直言無隱之例，奉告閣下。惟祈裁奪。

宗社幸甚，職等幸甚。

山東道御史鄭宗周謹揭。本月十六日，職謬從諸人老

先生疏，候萬安傳奉。聖諭覽卿等奏，知道了。朕今頭目眩暈，四肢軟弱，不能

動履，且回各衙門辦事。待召御醫時，召卿等來見。欽此。職一聞此，旨不勝憂懼。惟明主以苦言為藥，忠臣以

剖心見志。頃聖體眩暈，四肢軟弱，至不能動履，是何困憊。是何急迫

傳聞聖躬不安，實以御醫不得其人，用藥太乖所致。事係

宮闈中，有意無意，職不敢知。惟是皇上一身，乃

天地祖宗之所托重。四海九州之所係命。當此違和之際，為

人臣子，自安萬分敬慎。可于溫涼補泄之間，漫不究心，而輕試于

君父之藥耶。所幸二三元老，會議棕棚，慷慨矢志，

二祖先帝在天之靈，式臨之。恭捧聖諭，有待召御醫時，召卿等來見之。旨。今靜聽二日，寤

寐思維，何以即安。且聖諭中有知道了三字，

皇上睿哲天授，職固料皇上必知之。然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夫亦知冊立東

兩明廷旨錄

卷之一

八月

冊立東

慎齋

冊立

卓識遠慮
寧必專在
大老

中時弊

貪官汚吏
釀成遠患
而卒至貽
害中原莫
可隄止追
惟禍首則
利參貂通
夷虜者可
勝誅哉

償速而倍
何不樂為

兩章從信金

卷之一

三

宮之不可斯須緩乎。夫亦知。皇長子必不可不速移。慈慶宮。夫亦知。朝廷之多危。蕭牆之多隱憂。一人孤立。下情不得上達。為亂安危之大本。大原乎。故欲安聖躬。則以亟請召見。擇鑒為第一義。欲安皇長子。則以速行冊立。速移慈慶宮為第一義。藉口聖心方在靜攝。不宜驟陳。然皆定晨省。孝子所以事親。排闥直諫。古人所以決壅。聖躬安。則大本安。大本安。則天下俱安。諒二三元老精忠報

主。必有卓識遠慮。然決不可不加意者。防微杜漸。使宵小知外庭有人。有所忌而不敢逞。此亦安危呼吸之幾也。人臣苟利社稷。外生以之。職犬馬微誠。即欲具疏奏聞。然

祖宗大計。恐非小臣可以口舌爭之。敬據愚見。伏候高明審處。若曰畏罪不言。則義之所不敢出也。謹揭

二十一日丙寅御史馮三元備陳目前要務疏曰。臣切見

遼左有事以來。出賦供徭。借資民力。而剝民者則滋甚。乘障

守隧。借資軍力。而剝軍者則滋甚。軍民兩困。而求國之無

危。不可得也。臣請言其甚者。夫民之剝也。貴官為甚。所以

用貴官者。則事例為之濫觴也。軍之剝也。債帥為甚。所以

用債帥者。則文職為之開竇也。自東事議餉。搜括加派。不得

已。而開事例。夫開之京官。止濫名器。猶可言也。若外郡佐

貳。首領則責在親民。亦與斯例。彼起家非艱難。所資非積

累。朝輸于官。夕償于民。輸者什伯。取償者千萬。處心積慮。

惟賄是求。夫朝廷不自取。而假手于貴官。此與自取何異。

堂堂

天朝。惟正之供。何憂不足。而乃取之么麼。階為民害。臣不

兩月定旨條

卷之一

八月

願

聖朝有此衰世之陋習也。伏乞

皇上以撤稅之心。擴一視之仁。一切事例。悉為停止。庶民
生不窮促。海內猶可為也。至若沿邊軍士。荷戈防虜。風霜
砂磧。所恃者將領得人。恤寒憶苦。猶可得其一臂之力耳。
乃官之得也。以債而取之。聽其償也。寧不以剝而與之。故
列賢錄功。未必得補其補也。必關通於要路。積功累勞。未
必得遷。其遷也。必重託於主司。沿習既久。副將游守。悉有
定額。腹裏邊方。俱設成資。賄不入寧。懸其缺以待其人。其
人既列。又勒其數。以稽其候。夫稱貸而益。欲無克剝以求

車之法
神上教之

僧乎哉。又不願

聖朝有此相煎之敝習也。伏乞

皇上天語叮嚀。嚴加申飭。庶將帥得人。邊鄙不俱危也。不
然。仍而不變。邊隙日生。其于國又何利哉。至于遼東一事。
天下視此安危。故遼左安。天下亦安。遼左不安。天下脊脊
動矣。今之羽檄徵兵。飛芻輓穀。水陸兼輸。召募並用者。悉
為遼也。一歲之中。財費幾何。軍興幾何。士馬物故者。又幾
何。進守者。纔一遼陽與瀋陽耳。而屯堡之侵克。不與也。又
使期年而守鉄嶺。再期而守開原。撫順清河。尚煩布置。寬
莫靉陽。更假安排。如此則用兵之期。不下數年。脂膏自煎。

此舉亦不
待經畧
稱病時

秋潦易盡此立罄之術耳夫遼雖危也比冒頃之危何如
奴雖強也比虞允采石之敵又何如如必十八萬而後有
功爲元宋久矣經臣長慮別自有謀非臣所知據其告病
之詞艱難懇切似亦強弩之末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急簡素望之臣可任遼事者四五人預呈
睿覽分別之部內爲贊襄之助外爲不測之需一旦有急
猶可取資左右不致張惶而失措也不然疆場重寄祇此
一人之身豈萬全之慮哉臣區區鄙見不勝社稷之憂
爲此曲突徙薪之計伏望

皇上採擇施行

二十二日丁卯

上復召御醫陳璽等診視

大學士方從哲具揭候 萬安言

臣詢醫官陳璽等知

皇上連日 御膳減少兼有痰喘腹痛諸症總繇

聖體向來虛弱加以

宸衷哀痛機務煩勞必須省事凝神一意調養方可臻勿
藥之効至于進藥一節尤宜十分慎重昔人謂治病者以
服藥有効爲中策以不服藥保養爲上策蓋慾寡心清元
氣自固視藥餌之功奚止百倍倘用藥不當致有別傷其
害反不可言矣臣一念犬馬之忱殊切憂慮萬惟

兩草從信錄 卷之一
聖明留意無忽

二十三日戊辰

餉司楊嗣昌奏曰臣小臣也伏蒙

聖恩徑將本部坐開職名批允下部顯是異數揣分不敢承當伏念新餉事大臣蒙本部誤題於義不敢規避除一面星馳詣

關外臣于四十八年二月起程前往南直臣惟

聖諭一則曰屢有明旨着該撫按等官設法徵解如何不行盡心料理以致部庫匱乏顯是各官坐視不理漫不經心而終之曰其各省直拖欠等項銀兩便差官立限守催

解部應用欽此仰見

聖心于臣部匱乏孜孜鑒憐若謂差官一出當有勝于撫

按等官者不知省直地方法令素行吏民素習其實不如撫按等官臣入境初撮其定催餉三事移會撫按衙門新

餉款目爲一事內庫本折爲一事舊欠京邊爲一事詳其完欠名數第其緩急輕重一時撫按諸臣幸同心力檄下催徵刻期完解有不待臣詞之畢者臣身離地方復于吳

山駟陸續分發各府州縣催儻文書七十餘件最後單行查取新舊已完數目順挨年月日時另造簡明揭帖以備回部之日進呈

御覽甫行未報驚聞本部坐題理餉不敢淹留所有前件已完臣即親具揭帖到部其餘未完仍聽撫按嚴督施行此不過奉宣一紙

王言稍醒闐闐耳目便知

朝廷之上有此不得已之催徵地方之官有此不敢後之功令耳臣誠仰負

簡書無所逃罪顧自三月至八月為時已久江南則歷應

太徽池蘇松常鎮等府江北則歷安廬淮揚等府臣審聽

徐觀殷憂滿腹非職所當言而不敢言者臣在應天聞淮

北居民食中根樹皮至盡甚或數家村舍合門婦子併命

于豆箕麥捍北渡江後灶戶之搶食稻飢民之搶漕糧所

在紛紛猶曰去年荒歉之所致也至于江南未嘗有赤地

之災稽天之浸竟不知何故洶洶嗷嗷一入鎮江斗米百

錢漸至蘇松增長百三四十而猶未已商船盼不到關米

肆幾于罷市小民垂橐偶語徘徊大都妄意私家思圖一

逞為快甚有榜帖路約堆柴封燒第宅幸賴當事齊之以

法一時扑滅無餘不然遼左凶殘近在心腹矣臣為催餉

之官非敢為地方稱告但念東南財賦之重國家緩急所

恃只謂蓋藏頗厚為

朝廷之外府耳豈意公私蓄積大抵無餘習情無改于奇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婦物力日趨于凋落三衢九市非不滿目繁華間里窮簷
止聽兒啼女哭所以男子疾耕女子紡績不足了官稅而
定私家蓋東南一大病痛而海內漸染其不化而爲東南
者幾希矣臣謂今日不獨遼左師行糧食當商結局之期
抑且顧瞻閭左民窮財盡當講開源之術是在撫按諸臣
隨地講求自當幹辦以足食足民裕民者裕
國或庶乎其有濟也不然奴酋一日未滅新餉難停遼東
索之臣部臣部索之地方地方索之百姓百姓索之何處
豈可不爲料理今日百姓尚知討賊尚可催科只恐百姓
○字○危○痛○自己作賊誰爲我

皇上催科者今日理財二字

君相決當猛省而後民生可厚 國耻可雪 臣謹因催餉

舉其大端伏乞

聖明垂察

定 瑞惠桂三王封國初議中府東昌平陽已而 惠桂

二府改于荊州衡州

禮部奉

聖旨元妃郭氏才人王氏俱加封皇后已有 旨傳諭着

即議謚及合行禮儀具奏

已已

御史王遠宣上言治平第一要務大約以欲安民生無如
綜核吏治而摠核之法不越徵收詞訟兩端蓋每郡每邑
俱有正賦而一錢一穀皆民脂膏若苛罰侵擾是小民片
詞之受祇爲官胥囊橐之資耳凡犯此者重按其罪
戶部請添設海運兵備駐扎淮安往來津關間專理運事
給事中楊璉奏曰臣觀尋常士庶人家主人偶有疾病二
三親友猶爲覓醫看視一醫無效急相責逐更求端士不
忍以主人性命付之庸醫而漠不經心聽之造化而不爲
設法何況臣子之於
君父頃有所顧忌而不瀝血披心以告者哉

皇上續承大統以來勵精圖治銳意勤民兼以禮節勞煩
且哀思過節用是小致違和原非有沉疴宿積之病也乃
本月十三日諸臣再見

天顏大覺丰神清減不似登極之時至十六日恭隨大臣
宮門問安旋奉有耳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履動之語諸
臣各相驚駭謂登極之日共見

天顏粹穆玉履安和即或小有勞煩何以遽至于是及十
七日大選有鄒內官出同吏部監打選官印子敬問

聖安並聞所以大不安之自乃知外庭所言進御不節流
言果如臣等理度絕不相干全是用藥差悞所致臣等恨

不得食用藥者之肉剖心以白流傳之誣猶以事出
廷不敢遽指蒙昨

召見大臣親聞

天語兩夜未睡米粥日食不多誰實悞

皇上困頓至此臣乃不願與此賊醫俱生矣而此賊臣者

傳聞爲內官崔文昇也文昇不知醫不宜以

宗社神人託重之身妄爲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
泄之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曉以

皇上日日萬機熒熒哀痛精神不無煩費于法正宜清補

文昇何投相反相伐之劑遂令

聖體一旦動履艱難眠食俱困至此哉然則前日外傳流

言曰興居之無節侍御之蠱惑必文昇藉口以蓋其悞藥
之奸與文昇之黨肆出煽布以掩外庭攻摘文昇者既益
聖躬之疾又損

聖明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臣聞文昇調護府第有年

不聞用藥誤事

皇上初用文昇一劑偏洩補倒置若此有心之悞耶無心
之悞耶有心則糞粉不足償無心一悞豈可再悞

皇上奈何尚置賊臣于肘腋間哉

社稷有靈人民祝頌

天心效順。定即勿藥。然而藥不可廢。亦不可不慎也。臣謂

皇上睡少食少。此不是大小諸臣甘食安枕之時。閣部大

臣恪宜尋諸臣中善知藥者。日

宮門前齋心問候。同欽召御醫細細講求藥餌。多方斟酌。

封付忠慎內官。如法煎和。以進。至于文昇者。懇發司禮究

問處分。傳示中外。始知

聖躬不。安全是用藥之悞。以解道路紛紛之口。并請

皇上暫輟機務。沉心靜攝。但隨意隨時召

皇長子同。衆皇子承顏導喜于前。以養天性之真和。又

擇一二通書大義內臣。時在左右。誦說古聖帝明王痛快

可喜之事。以清

宸聽。以醒脾神。如此耳目清肅。精神悅豫。旬日之間。勿藥

之慶。定自

天保定之矣。唯

皇上採納。臣署事禮科。接得右軍都督僉事鄭養性一揭

爲懇乞

天恩。收回封后成命一事。此一事也。

祖宗典制難干。

聖明當已有裁決。第婦人女子。愚不知禮。妄不安分。臣慮

假借之端。一開希覬之念。未止。請爲

兩朝從行錄 卷之一
皇上一開明其心。令自息其妄念可乎。夫禮之上尊稱。告
播中外。必有其名。如養性所稱爲封者。尊之以嫡母。則于
大行皇后有碍。尊之以生母。則于

本生皇后有碍。或以往日之恩。當酬耶。今日之情。難已耶。
當年主壘未定。不聞有調護之深心。而此時長君踐祚。儘
無取于沾沾承奉之虛文矣。總之

皇上非可以輕乞恩之名。天子無可以輕自卑之理。宮嬪
無可以妄自尊之事。貴妃試思

聖母慈仁。配天育君。辛苦勞劬。垂四十春秋。我

皇上孝思無極。止宜崇上此皇后二字之追尊。如 貴妃

當年今日奉新恩。已是隆厚無涯。奈何又多生此心。不可
萌之妄念哉。故鄭養性前日之請。收回成命。正所以善安
其分在。皇貴妃今後養老別院。省心回念。凡朝見必須
啓請。御無相攙越。更所以善安其分。善保全
先帝之明德。于有終與殊恩無已也。若我

皇上垂念

先朝寵貴舊人。當若大海無所不包。荒雨露無所不沾。渥
而名分自嚴。僭踰難容。亦願

詔旨無所輕發。閣臣徒滋中外臣民之惑。則

宗社幸甚。臣愚不知顧忌。要以愛

兩朝御信錄 卷之一
皇上保民社稷之身。并愛及子孫萬世相守之禮耳。它固有所不知也。

二十五日庚午

大學士劉一燝、韓爌、充經筵日講

二十六日辛未

上召閣部九卿科道于軹清宮

上御東煖閣倚榻憑几

皇長子侍立諸臣問安畢

上命諸臣前連諭云朕見卿等甚喜又諭封選侍且諭連

封禮臣孫如游奏曰臣等面睹

天顏耳聆

天語惓惓

聖意惟以選侍保震器國本爲重臣等自當仰體但臣部

前奉

聖諭上

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嬪天毓聖顯皇后

孝靖溫懿敬讓貞慈參天胤聖皇太后尊謚加封恭靖端

懿溫惠郭元妃

昭肅恭和章懿王才人爲

皇后皆未經告竣若論先後次序宜俟四大禮既舉之後

若論

皇儲之保護關係甚鉅而撫育慈愛厥功之懋已明諭中外則選侍之卦惟恐其不早即從該監之請亦未爲不可

上曰着照該監原擇九月初六日舉行

邊餉御史萬崇德上言臣惟遼自被兵以來民間蓋藏搜
它欲盡田中耒耜停閣俱空惟附近之村屯恃兵馬之收
集按時播種幾幸有秋詎意六七八月間旱魃爲虐少木
盡枯無穀則民絕食枵腹立斃無少則馬腹絕食斷芻即
倒援兵雖資外運海運終慮艱難况運貯無幾其何能濟

倘後輸不繼恐民有飢色兵有離心內苦倒懸之莫解外
苦攻掠之莫持此時即竭太倉而往餉罄全帑以往犒而
亦何救于危遼之數我在廷諸臣總總據謨無不謂計欲
救危遼當先飽士馬臣愚謂計欲飽士馬必當脩糧餉蓋
折色之糧尤易那處而本色之糗實難猝辦也先是督餉
侍郎李一本爲今歲海運達通明春運餉未備懇恩截留
糴米十五萬應濟蒙下部允給矣此言明春之新運未至
閒暇可以運發而來于今秋之旱災民事尚多可慮也近
讀經按遼旱之疏始知遼方奴賊狎境簡兵秣馬以施訓
練之方豈復窘米黍之用查得遼東一歲約用本色二百

兩庫從不金 卷之二
餘萬石內運派過一百五十六萬石。餉司單崇議請召買米豆六十萬石。今遠既旱荒無可召買。所議之數勢不得不借資截漕矣。但召買行于順永保河及真定五府為數已多。即增之不過二十萬石而止。今勢急筭無可為計。非再截漕米二十萬石貯于天津運抵遼陽萬萬不可失。夫漕儲根本之需。臣非不知其不可輕截。但內地與外遼安危存亡相距懸絕。且軍士赴倉領米。出即易錢。每石不過二百文。今扣新餉抵搭配發利反倍之。軍必樂從。實出兩便。故謂之漕可截也。至召買馬料必于五府地方酌量發銀勒限報竣。今方秋成。勉從事乃克有用。然餉以贍

軍而舟以運餉。有纍纍之米豆。必借纍纍之船隻。聞寧前道臣王化貞監造運船。整木扣底。不畏風礁。體既堅固。價亦省便。板木不難于構求。工匠難于徵調。所當亟取快巧木匠。厚其廩餼。相機以造。又募善占風訊之長年。以便其撐駕麻灣一路。當不患船之不足矣。淮安舡隻果如臣議添一道臣專理其事。廣造廣募。可必無悞。若浙江協助淮安之船。至今尚未發到。寔為玩慢。倘別有效尤遼事去矣。以無急公之念。何望滅虜之功。故意逗遛悞遼悞。國容臣查的該道每官另行參處外。臣謹同督餉侍郎李具疏懇請截漕二十萬石。仰祈速下該部復議。乘今漕米到津。

便於截留過此津頭須煩轉挽機不可失是在該部之速
爲復耳召買豆料隨地酌量其打造船隻并祈
天語申飭不得悠悠泄泄遼東旱災之極候按臣查勘明
白發賑以濟庶三韓累卵之地士馬得以飽騰而奴酋游
釜之魂旦暮闕下_臣等拮据遼事亦大有所憑式矣其
于危遼未必無補哉

二十七日壬申

以李騰芳鄭以偉教習庶吉士

二十八日癸酉

刑科魏應嘉請正李如柏李如楨逗遛誤國之罪

加方從哲少保賜銀一百坐蟒衣一襲

二十九日甲戌

御史左光斗奏曰

皇上御極用人行政諸事而首注意東征將士慨發帑金
一百萬兩人但知

皇上布德施仁如斯其周且渥也、不知寒奴酋之胆而壯
我師之氣全在于此、因知

聖筭神謨非臣子所能仰贊萬一_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大
荒大荒之後必有大疫近據經略揭報遼陽赤地千里芻
粟一空人馬倒臥道路枕藉則今日遼東之患又不在無

銀而在無用銀之處何也。遼自用兵以來米粟涌貴加以旱荒之餘石米四兩石粟二兩其一石尚不及山東之四斗通計一百萬之賞分十五萬之軍每丁得六兩于銀不爲不多而此六兩者糴米纔一石五斗耳縱是富人未免抱金餓死且各丁月餉河東一兩五錢尚有三斗本色可以救死河西一兩二錢盡以市米僅得三斗而況無市處日騰日貴已不能支撐眼下如何挨過冬春不出數月遼必無民無民安祇有兵無民無兵雖積金如山何所用之所謂非無銀之患而無用銀之處也爲今之計急截漕二十萬石乘風訊之便運至本處令河西河東一體分給

救飢

可傷

本色各三斗仍量扣其折色俟來春耕作有獲再行區處此今日救飢第一急着也頃徵調各兵皆以春間起程夏秋過都衣裳典盡赤體癯形大類病鶴不惟無堅甲乃更無寸縷又戍客兵大率類是轉盼寒冬餓死之餘又將凍死臣願

救寒

陛下惻然軫念發帑銀二十萬勅下該部令廉幹司官作速置買花布星夜解赴遼東每軍給布二疋花二斤一歲底之給散京軍者其餘趕車雜役亦量加賑卹庶挾纊之惠行而裹革之忠見矣此又救寒第一急着也臣聞奴酋殘極驕極勢不能不決一戰我以飽乃可以待飢我以

兩軍後有金一
援乃可以待寒此淮陰所謂及其道而用之者也。聞經畧
策奇制勝蓄銳養成行有待矣。而客兵久戍思鄉亦以速
一戰爲樂。臣未知堪戰與否。但既溫且飽矣。而不能一戰
挫鋒以報
朝廷。雨露至而霜雪隨之。
陛下之天威。又誰能貸者。伏乞

皇上敕下戶部。令截漕糧二十萬石。接濟啼飢。再發帑金
二十萬兩。置買花布。以救踰寒。鼓人心而壯敵氣。在此舉
矣。若夫長久之策。必在通商惠賈。以利民生。省徭用屯。以
樂民業。何專主兵。何專主屯。庶幾有備。新撫臣表應泰自

能辦此摠

明主一申飭之而已矣

追奴酋于互溝

防邊

延綏摠兵蕭如薰報曰。套虜吉能屢謀調兵。聲言搶黃
裡其實陰懷異志。挾求遠年無例之賞。入秋以來。時有
零竊。今聚兵祭旗。乘我徵調空虛。狡焉鳴鏑。蠢動爲借
兵端。今報稱夷地爭姻。彼此起釁。當此秋高。馬壯惟所欲
爲。在我內地。時不可玩。先年吉能。有母太虎娘子所養
外甥女。啞不言者。年許。婚與延綏佳牧火落赤男。麻記
台吉爲妻。後太虎娘子病故。吉能將外甥女改婚與河
東順義王下監市小頭目。爾留拓不能長男。小拓不能
爲妻。比爾留拓不能。帶領妻小。馱帶筵席。及牛羊。在東
路。明愛台吉帳內。與本酋女婢姻。火落赤開的。憤恨。暗
使長男抄胡兒把禿兒。帶領部落二三百騎。黃夜擒爾
留拓不能男。小拓不能。回巢。明愛知覺。帶領二三百騎

外甥女則
明愛台吉
所生次女

向落赤索報知吉能又差第三兒子并吸喇麻僧大小
台吉席會把禿兒等帶領部落前去討出火落赤堅執
不與又有尔留拓不能開得伊男火落赤提去即帶部
落兵馬往吉能帳內坐要伊男如不允還必要動兵廝
殺

上再召輔臣方從哲等十三員于乾清宮諸臣問安畢

上仍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對以冊儲原卜期宜移近蚤
竣吉典以慰

聖懷

上因顧

皇長子諭曰卿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壽宮輔臣以
皇考山陵對則自指云是朕壽宮諸臣言

聖壽無疆何遽及此

上仍諭要緊者再賜諸臣銀幣燒割○是日李可灼進藥

三朝御信金

卷之一

五

